

第三章 得过且过

疑心生
鬼

天降蒙蒙细雨，方靖骑着一匹栗色战马，行走在犬洪山道上。马前有解放军的指导员和张干事领路，马后有解放军一个警卫排跟着。这个原国民党的将军，自然没有了五年前奉调七十九军任军长时在鄂西山道上跃马奔驰的劲头，也放弃了“将礼”的信条，披上了一件解放军给的雨衣。当年他去七十九军上任，路上一脑门子官司，紧皱双眉；现在他脑子里象一张白纸，脸上竟无表情。他不知今后待遇如何，也不愿意去设想会如何。

第一天，他们只走了几十里，便在一个村庄里住宿。张干事去找村长联系，并领来粮食。

方靖进屋就靠在炕上，听任别人忙着。他觉得自己现在是被解押的犯人，一切得听从别人的安排，用不着自己去干什么。战士小李跟了来，仍照管他的生活。在大洪山时，小李给他做事，他总觉得很不过意，因此尽可能不去麻烦小李，现在他听任小李把洗脸水洗脚水端到面前，也不再说“谢谢”了。他想：“犯人嘛，就谈不到什么优待不优待了。一切听从安排，理所当

然。”在路上他也一言不发，因为他觉得犯人不必开口，并认为与这同行的几十人无话可谈。他把张干事和指导员看成“解差”头头，这样的人往往是知识不足，凶狠有余，和这种人打交道应该谨慎，以免受到侮辱。

休息一会儿，饭菜端进屋来，放在炕桌上，四个人各有一份。仔细一看，他的那份多一盘炒鸡蛋。他把炒鸡蛋放在炕桌中间，那三个始终不向盘里伸筷子，他实在忍不住了，便问：“为什么要分彼此呢？大家随便吃吧。”张干事告诉他：“按规定，我们的菜金是一天五分钱，你的菜金是一角钱；出发在路上另有一些补贴，你的补贴比我们多一倍，所以要分开来吃。”方靖恍然大悟，十分不安地说：“这样……这样太不好了，还是不分彼此吧。”张干事坚决不肯。除此而外，还每天给他一盒香烟。在大洪山的时候，给他香烟，他没有拒绝，拿去送给了部下，现在无人可送，倒成了负担。后来张干事确信他不吸烟，便说把烟钱添入菜金，使他的饭菜更好一些。

这件事使方靖很受教育，不得不佩服解放军纪律严明，干部以身作则，办事一丝不苟。在大洪山，沈部长不肯与他同桌吃饭，现在他明白了，原来是菜金标准不同的关系。沈部长作为解放军的高级干部，做到这样是可以理解的；张干事是一个普通干部，也能做到这样，他怎能不惊讶呢？他很自然地想到，假如是国民党的下级军官解押一名有点油水的犯人，一路上喝酒吃肉，都该由犯人付，而且还会敲诈勒索钱财，那里能做到丝毫不沾犯人的光呢？他想：“共产党有这么多好干部，难怪会取得胜利啊！”

他们每到一地，都由张干事去当地政府（县、乡、村）联系食宿。后来张干事告诉他：食宿费用是凭军区开的证明条子结帐，当地政府便以这些条子作为向国家完粮纳税的一部分。难怪他们走到哪里，吃喝住宿，老百姓非但不厌烦，反而极表欢迎，总是以好的粮食供给。这是国民党军队做不到的。由此他想起自己在一九四五年率部驻在内江的时候，由于士兵伙食费不够，便要县政府“包办”，实际上是加重了老百姓的负担，如此这般，老百姓怎么能不恨国民党军队呢？

现在他看到解放军的做法，不免赞叹羡慕。他认为这是共产党想得周到，办法多，办法好，军不扰民，自然相安。他埋怨蒋介石不会想办法，迫使军队扰民，扰民则民心背离，军队必然要打败仗。在当时，他还只能就此事佩服共产党，却不能进一步认识到这就是国民党与共产党在对待人民群众的态度上的根本区别。他甚至暗想：“校长啊！校长！你如果也能亲眼看到共产党想得多么周到，做得多好，也许你就会想得多一些，做得好一些了，今后的失败也自然会少一些了。”他却忘了：北伐初期国共合作，北伐军中连以上都有党代表，一切政治工作都以共产党为三去做，因此北伐军是深受老百姓欢迎的。他的“校长”不瞎不聋，会比他知道得更少吗？蒋介石脑子里只有四大家族的利益，个人的权欲，从来不会为老百姓想一想的。

他们走了十多天，到了离南阳不远的枣阳县，一个排的警卫战士和他骑的战马都回大洪山去了，只剩下张干事、指导员、小李和方靖四个人继续上路。方靖问张干事：“那一排人为什么要回去呢？”张干事告诉他：“军区首长对你的安全考虑得很周

到。我们已经走过的一段路，还算新解放区，所以需要加强警卫，以免发生意外。这一带是老解放区，治安情况好，用不着他们护送了。”方靖这才悟到：“他们并没有把我当犯人哩！”抵触情绪顷刻消散，和张干事也能聊聊天了，生活上尽量不麻烦小李了。

羁留南阳旅店

按原计划，到了南阳，改乘汽车去许昌，再转乘火车至开封。哪知到达南阳后，阴雨连绵，道路泥泞，汽车无法行驶，他们便羁留于南阳旅店中。

正当方靖感到寂寞无聊之时，张干事告诉方靖：“刚才旅店住进一个你们的空军上尉，也是去开封的。你若是有兴趣，可以去找他聊天解闷。”

方靖十分奇怪：在天上飞的人，怎么也会被俘呢？张干事允许他去聊天，他当然乐意，想解开这个谜。

这个国民党空军上尉叫白云飞，湖北人。白云飞告诉方靖：上个月他带领一个中队飞往武汉，途经襄樊上空，他驾驶的飞机引擎发生故障，被迫降落在一个村庄的空场上。他正在修理飞机，一些农民去围观。他问农民当地驻的是哪一部分军队，希望探听清楚了，好向驻军求援。农民伸手朝他比了个“八”字，把他吓了一跳，也顾不得再修飞机，慌忙上机起飞，结果在滑行时飞机滑进了路旁排水沟里。解放军及时赶到，将他俘虏了。

方靖听罢，颇为惋惜地说：“降落之前，你该先弄清地面情况，知道已被共军占领，何不再坚持多飞几分钟呢？”不料白云

飞并不领情，反而埋怨说：“你们陆军也太无能了，撤退起来跑得比兔子还快，我哪里料想到那一带已被共军占领了呢？”

空军在国民党军中的地位比陆军约高两级。空军上尉相当于陆军中校。这与方靖的陆军中将相比，仍旧阶级相差悬殊。若在一般情况下，方靖是不屑与之对话的。现在“同病相怜”，缩小了距离。但是他那一番话使方靖骤生反感，先是暗骂：“孺子出言无状！”继而又怀疑：“六号在荆门向我们投弹的那两架飞机，很可能其中一架便是此人驾驶的！”于是再也不愿与白云飞聊天了。

在南阳竟等了二十多天，使方靖失去了与刘帅会见的机会。

张干事允许方靖白天自由活动，逛大街，到城墙边的茶馆里听说书，都不受限制。方靖每一出旅馆，就带上战士小李。无论是逛街或是听说书，时间再长小李也不催归。直等到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七日，他们才乘上汽车到达许昌。张干事当天便联系好了火车，早早带方靖进站。

许昌车站 逢旧部

许昌车站当时拥挤不堪，举目皆是一些没有帽徽的国民党军官兵。方靖一目了然：这些人必是被共军释放的，因为荆门战役后，解放军首先命令被俘的七十九军官兵摘掉帽徽。再仔细一看，他急忙低下头，尽可能不引起别人的注意。原来他已经从一些熟悉的面孔判断出这是国民党王牌部队十八军的官兵，也可以说大多数是他的旧部。但是，结果还是被一个老部下认出了——此人猛跑过来，拉住他的手，喊了一声“钧座”，把他吓了一跳。他的第一个反应是连连后退，第二个反应便是矢口否认。但是，

他刚说出个“不”字便住口了，因为他已认出对面这个人，是他在九十八师二九四旅当少将旅长时的随从卫士，名叫刘占德，后来他当了十八军副军长，这人也当了少校营长。尽管有将近十年不见面了，但是彼此变化不大，真可谓“化了灰也认得出来”，他怎能否认呢？

方靖考虑到站在月台上交谈，若被更多旧部下认出来，必然节外生枝，所以征得张干事同意，便拉着刘占德去车厢里坐谈。

他们上的是一节货车。张干事、指导员和小李坐在一旁，并不干涉方靖和刘占德交谈。刘占德犹嫌不足，将方靖拉到一角，席地而坐，诡秘地说：“钧座，我这里有共军给的路条，你拿去趁乱溜吧——我掩护你。”方靖连连摇头：“不，不！首先，我必须承认自己彻底失败了；其次，人家共产党并没有把我当贼一样看管，我怎么能象贼一样溜走？第三，我受党国三十年教育培养，今日一败，既不成功，又不成仁，有何面目去见辞公？”刘占德努力争辩，企图说服方靖：“我已经听到台北电台的广播，说辞公准备委任钧座为台中警备司令。兵家胜败乃是常事，辞公一定会原谅钧座的……”方靖打断了对方的话：“你再不要以钧座相称了，我们同是阶下之囚啊！”说到这里，不免声音有点哽咽，于是急忙转变话题：“说说你的情况吧。”

刘占德长叹一声：“还说什么呢？我当了十二兵团的少将高参，分配在十八军服务，是双堆集一战被俘的。”

方靖叹息说：“十八军是辞公一手缔造的，号称王牌之师，不料竟会失败得这样惨！”刘占德愤恨不平地说：“也怪黄维不该

把这样好的部队交给杨伯涛。无论经验或资历他都不够，才当十六天军长就把一个好好的部队断送了！”方靖苦笑摇头：“怎么能怪杨伯涛呢？杜聿明、廖耀湘、王耀武这些不都是党国的名将吗？他们不都失败了吗？我算领教共军的战术高明了，不服气是不行的！”刘占德却心犹未尽：“就这样算了吗？我们回去后一定会补充，补充好了再打一仗！”方靖只是摇头。

后来十八军果然在江西重新补充整齐，却被蒋介石调往台湾，以漏网的十二兵团副司令胡璉任军长。

与刘占德分手后，方靖被苦涩感情所缠绕。十八军的被歼，宣告陈诚军事集团崩溃了，因为十八军是陈诚军事集团的主干、基础。十八军的被歼，也打破了他们所谓“王牌之师所向无敌”的神话。事实证明，这些“王牌之师”也是极其脆弱的。

从许昌到开封的途中，方靖始终抱着脑袋缩在车厢一角，他感到无比伤心，却是欲哭无泪，欲嚎无声。

在开封——
初进社会部
看守所

到达开封已是黄昏之时。张干事带着方靖去军区联系，据说刘帅已去前线指挥大军渡江，暂时无法见面，只能让方靖去社会部等待。

方靖尚不知“社会部”是什么性质的机构，当他看到门禁森严，才意识到是进了看守所。

管理员对方靖说：“暂时收留你在这里，听候上级的安排吧。有什么事可以直接和我们联系，与警卫人员不要接触，以免发生误会。”

方靖理解对方在告诫他：要服从警卫人员的禁令。

交待的话很简单，说完便有人端饭来让他和张干事等人吃。主食是馒头，副食是咸菜炒肉丝，还有一碗汤。尽管方靖不喜欢面食，这时也不能挑剔了。

饭后，管理员安排方靖去里院北屋睡。他进屋一看，原来是两个通着的房间，地铺上已睡了五、六个人，其中之一，便是先他一刻来到的飞行员白云飞。管理员指了一块空档：“睡在这里吧。”便走了。

方靖很想打听一下同屋的都是些什么人？其中一个却对他说：“唉，快睡吧，有话明天再谈——闲聊的时间有的是啊。我们来到这里已经好几个月了，天天无聊得很。你来了正好有了新的话题。”

方靖听了不禁一愣！因为他根本毫无思想准备要在这样的环境里长期住下去。假如当时有人确切地告诉他：此后需要改造十七年之久，他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

次日一早，张干事等人回部队去了。临行，张干事在门外和方靖打招呼：“方军长，我们回去了。你的东西我们都交给了这里的管理员，希望你努力学习，好好改造啊！”

这是他最后一次听人称他“方军长”。以后再没听人提起“军长”的头衔，思想感情就逐渐起变化：从顺耳变为逆耳，从惬意变为痛苦，从自豪变为忏悔。

张干事临行所说的“你的东西”这件事，方靖至今还十分惭愧地说：“我那时真是太不应该了——应了‘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俗话，总拿国民党军队中的坏习气去衡量解放军！”事情原来是这样的：方靖被俘后，二十两黄金偷偷扔掉了，身

先分文，却还有两块名牌手表——一块金壳的阿美加，一块朗琴，另外还有两支派克钢笔。这点东西过去算是小玩艺，那时却是他的全部财产。从大洪山起程时，他暗想：“倘若在路上夜间入厕，看守我的卫兵背地里向我勒索财物，不给不行，给了又不能说出来，岂不要吃哑巴亏！”所以就这些东西交张干事代为保管。当然，事实上途中乃至以后，并没有发生过什么人勒索钱财的事。

第二天早饭后，方靖站在房门前，背手环视周围，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这房子造得很不错嘛！”不料背后有人答腔：“当然啰，这是西北军副总司令田镇南的公馆嘛！”方靖回头一看，原来是个河南大个子在说话。此人也身穿棉军服，油泥斑斑，十分邈邈。过去不相识，现在也看不出其身份。他朝对方一笑，解嘲地说：“啊，国民党将军的公馆，关我们国民党的将军——真是具有讽刺意味！”

一个盘腿坐在地铺上有点虚胖的人冷笑说：“老兄，国民党的监狱，也可以关国民党的将军的——古往今来，不乏先例，何必感到奇怪呢？”

他们的交谈从这里开始。

那个大个子叫米文和，是冯玉祥将军的旧部。被俘时任绥靖区副司令兼整编一八一旅中将旅长。有些虚胖的人叫董汝桂，是米文和的少将参谋长。另一个上身穿黑色呢料中山服、下面却穿着棉军裤的人，是一八一旅少将参事张某。年纪较轻、穿一身美式军装、颇有点少壮派劲头的人叫张纬武，是军统系统的剿警总队第二中队少将中队长。唯一穿棉袍的人，是某县的

县长。

互相认识以后，大家七手八脚帮助方靖整理铺位。两间屋住七个人并不拥挤，因为他们被俘时几乎都一无所有了。现在所用的东西，多半是部下周济他们的。大家整理东西时开着玩笑，他们把方靖说成“贫农”，因为相比起来，他的东西最少，连换洗衣服都没有；他们把那位县太爷称为“地主”，因为他的东西最齐全。米文和是直爽人，看方靖没有垫被，就开着玩笑说：“县太爷，都解放了，咱们该共产了！”说着便动手拉了县太爷铺下的一条垫被给方靖垫上。县太爷真是“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不给也得给。

这里显然是新成立的单位，管理人员还没有经验，对战俘的生活不大关心，但一日三餐还是充分供给的。菜是两荤两素，主食以高粱米和小米为主，间或也有馒头、米饭。方靖是江苏人，吃不惯杂粮，所以初到时闹过一阵肚痛腹泻。米文和张罗着要去找管理员请医生，后来又说要去找管理员在主食上给方靖一些照顾，都被方靖拦住了。他告诉米文和：“我是当兵出身，什么苦都吃过。当年由上海去两广当兵，也因水土不服闹过一阵肚子，慢慢就适应了。以我们现在的处境，那里还能在吃食上挑剔呢？”

米文和听方靖说是当兵出身，竟乐不可支，拉着方靖的手说：“老兄，我也是当兵出身的呀，咱俩真可以算得上患难中遇知己了！”

原来米文和也是当兵出身的将军。

这位绥靖区副司令兼整编一八一旅中将旅长，竟是个斗大字识不得几个的老粗。他出身很苦，父亲是个银匠，他本人也学过徒。

米文和的手艺是很不错的，不仅会吹熔金银，而且还会在金银首饰上琢刻花纹，镶嵌宝石。因为有这点手艺，后来在北京功德林改造期间，一九五八年大炼钢铁，领导上还特别挑选他和阎锡山手下的绥靖公署副主任兼太原兵工厂厂长孙楚，去担任功德林的炼钢指导。在油灯下吹熔金银，与在高炉前炼钢，本来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而太原兵工厂厂长孙楚，甚至没有见过高炉，更谈不到炼钢。这就弄得两人立功心切却又无能为力，十分苦恼，成果可想而知。

在旧社会，想凭手艺吃饭，却十分艰难。尤其是金银首饰这一行，平民百姓买不起，富豪之家都收藏金条、金砖、金锭，阔太太们的首饰向珠宝、翠钻方面发展，金戒指、金圈、金耳环之类的装饰品，已被上层阶级视为“俗气”的东西了。所以这一行的境况渐渐不佳。米家父子成天摆弄金银，却混不饱三餐一暖。万般无奈，大个子米文和投到北洋军阀部队，在冯玉祥将军手下当兵。

米文和当兵却没有方靖那么走运，这个目不识丁的大个子，只能靠卖死力气来谋前程。所以他当兵的时候，很吃过一些苦头。

米文和与方靖互谈当兵史时，说过这样一件事：

冯玉祥将军当旅长的时候，有一次昼夜行军，走得十分疲劳，他竟边走边打瞌睡。等他惊醒，才发觉肩上扛的步枪丢了

(被冯将军拿走)。宿营时，冯将军把他叫出队列，喝问：“枪是军人的什么？”他答道：“报告旅长，枪是军人的第二生命！”冯将军又问：“你的枪呢？”大个子实话实说：“报告旅长，我的枪在行军打瞌睡时丢了！”冯将军勃然大怒：“军人丢掉武器就该枪毙！姑念你平时作战勇敢，罪减一等——打四十军棍！”米文和是个憨直汉子，认为自己确实错了，所以挨军棍时一声不吭。

方靖听到这里便跌脚埋怨：“唉呀！你一声不吭，还不打得皮开肉绽吗？挨打不叫痛，就是‘挺刑’，有抗议之嫌；再者你不吭声，叫做‘打闷棍’，按迷信说法，‘打闷棍’执法官要倒楣的。打你的人原本想徇私打轻些，你不吭声，他怕长官说他徇私，就只能狠狠打你。你要是呼天叫地，百般讨饶，执法官有了面子，打你的人不承担责任，或许打到一半就停刑了！你怎么连这点道理都不懂呢？”

米文和也懊悔地说：“就是嘛，后来有些老兵也把这经验告诉了我。以后再挨打我就拼命叫喊！嘿嘿，还真有便宜哩。”

方靖又细问：“你在直军里打军棍是怎么个打法？”米文和眨着眼回答：“什么怎么个打法？还不是挨打的趴在地上，打人的站着用扁担往屁股上打！”方靖撇着嘴说：“这种打法可以作弊嘛。只要打的人扁担直一些往下打，一头着地，那力量就落在地上了，敲得地面咚咚响，再加上受刑的人一叫喊，局外人还真以为板子打得狠哩，其实落在屁股上的份量有限得很。我在粤军徐庭瑶部当兵的时候，看见团长打起人来那才叫歹毒哩：他让人在挨打的人小腹下垫个背包，于是那挨打的部位——屁股便撅得高高的，再让打人的单腿下跪，那扁担就无法直着下

去了。真是一扁担一道血印，没有一个挨打的不皮开肉绽的。徐庭瑤常常自己动手打人耳光，他的打法也很特别：先上左巴掌，当挨打的人刚一偏头，右巴掌也扇到了。这叫“左右开弓”，噼噼啪啪，唉呀，那真是扎扎实实，打得人顺嘴流血，不咬紧牙，大牙也会被打掉哩！”

这两个中将在谈起当兵时打人、挨打的事，虽也不住口地骂“他妈的”，却津津有味。

米文和的升官致富，却完全是偶然机会：直奉战争时，直军战败。米文和当时任直军团长，忽然心血来潮，私自跑到东北去见张学良。少帅听说有冯玉祥将军手下的团长来投，认为是拉拢敌将、瓦解冯部的好机会，于是殷勤款待，临行还赠送路费大洋一万元！米文和便用这笔钱从东北贩运鸦片进关，真是一本万利！

米文和贩大烟致富，他自己也抽上了大烟，而且酒色兼好，淫乱不堪。他爱听戏，常常以“唱堂会”之名，把坤伶叫到家去加以侮辱。他当旅长的时候，驻军郑州，看上了一个唱豫剧的坤伶，便用“唱堂会”的惯伎，把这位坤伶叫到家中，企图奸污。不料这位坤伶不屈于淫威，义正词严地斥责他：“你们当官的有钱有势，什么福不能享，为什么偏偏要糟蹋我们艺人呢？我们艺人是最苦的，受老板的盘剥，遭地痞恶霸的欺凌，真是擦干了泪水装出笑脸登台献艺。台上侍候够了，还要我们台下侍候；献了艺还不够，还要逼我们献身！假如是你们的亲娘姐妹受到这样的逼迫，你们又怎么想呢？要我卖身做不到，要买我的命倒挺便宜的——随你的便好了！”遇到这样扫兴的事，换个

人必然要施以暴力，甚至不让她活着出去，最起码她这碗饭是吃不成了。米文和毕竟穷苦出身，反倒产生了同情心，不但放了这个坤伶，还送给她大洋五百元，并劝她：“艺人这碗饭，不是你这样正经女孩子能吃的，拿这钱去赶快找个合适的人出嫁吧。”从那以后，米文和便再也不干欺负艺人的事了。

米文和在生活上也极尽享受。在家里自不必提，就是在司令部里，也是餐餐山珍海味。他随军带有中西厨师，用骡马驮着专用餐具，行军到哪里都摆下筵席大吃大喝。国民党中央派检验大员到他的部队来，进门就用山珍海味糊住了嘴，临行又塞饱私囊。所以这些大员回到中央，无不夸奖米文和“治军有方”！要不是因为他属杂牌，禄位早已高升。

一九二九年蒋、桂军阀混战时，冯玉祥虎踞中原，举足轻重。蒋介石派人以行政院长的官位相诱，李宗仁也派人去拉拢。冯玉祥对两方面都含糊歧唔，不置可否，实际上是在坐山观虎斗，待其两败俱伤而坐收渔人之利。不料桂系失败太快，冯玉祥不免着慌，急命韩复榘挺进孝感，石友三推进襄樊，准备与蒋介石较量。蒋介石先以山东省主席职位和一百三十万元收买了韩复榘，后又以安徽省主席职位和一百三十万元收买了石友三，使冯军大乱，被迫退入西北。

抗日战争爆发后，韩复榘和石友三先后与日本侵略军勾结。韩复榘准备将部队撤往西北，中途为刘峙拦住。韩复榘原带有一个手枪旅卫队，刘峙制造假警报，使韩复榘仓促登上火车。而这列火车事先安排好挂有前后两个机车。韩复榘登车后，一列火车竟分成两段，各奔南北。韩复榘失去了卫队，被拉到武

议，后为蒋介石处决。

石友三与日寇勾结，蒋介石派人去说服石归顺“国军”，没有达到目的，蒋介石便暗中与当时的一八一军军长米文和策划除掉石友三。

米文和设宴邀请石友三。因为米是石的老部下，所以石友三欣然赴宴。酒至半酣，忽有彪形大汉潜至石友三身后，以绳索套脖，反背出室。石友三奋力挣扎，出门时脑袋撞在门框上，顿时鲜血四溅，这时已预先在院子里挖好一个坑，彪形大汉将石友三背至坑前投入，四周早有执锹卫士等候，待石友三入坑后，便挥锹填土，将石友三活埋。

民族败类，人人得而诛之！米文和虽然斗大字不识几个，但在这个问题上，却能是非分明，也是他难能可贵之处。

说起一八一旅的来历，还有这样一段往事与米文和有关：一八一旅原是冯玉祥将军的基干部队，在石友三领导时，是一八一军，后来交给了米文和。蒋介石蓄意吞并，便调米文和进陆军大学甲级特别将官班第二期受训，结业时召见米文和，许诺升任他为集团军副总司令，要他把部队交出来。米文和虽然是老粗，却也懂得将军没有了部队，等于做生意的人没有了本钱，所以他坚决不肯。蒋介石便将一八一军缩编成一八一师，抗战胜利后又整编成一八一旅。为了安排米文和，才又给了个绥靖区副司令的头衔。

尽管如此，米文和对蒋介石仍旧忠诚不二。蒋介石命他驻守山东菏泽，他便死战不退，坚持了半月之久，使攻城的解放军付出了一定的代价。蒋介石传令嘉奖，他表示“愿与城池

共存亡”。在这半个月的坚守战中，给当地老百姓造成了无法估计的灾难。所以他被俘后，当地老百姓一片喊打之声。若不是解放军有严明的俘虏政策，将他保护起来，老百姓真会把他剁成肉酱！

有一件事使方靖不解：“据我所知，你们冯玉祥的部队是不要军校毕业的人，你的参谋长董汝桂是保定军校毕业的老资格，你怎么会用呢？”米文和解释说：“冯玉祥从带兵起，就忌讳读书人进入他的部队，所以冯军中没有军校毕业的干部。董汝桂虽然是保定军校毕业的，因为有吸大烟的嗜好，没有竞争心，也就没有危害性。我总有些文牍之事要人办理，才用了他。好在他没有过多的需求，只要经济上给些实惠，他也就满意了。所以我们俩相处得甚好。”

方靖听了不免暗暗称奇：“这样一个大老粗，在用人上却有如此的心计！”实际上米文和也是在复杂的官场斗争中学来的，否则，他便无以生存，部队早被蒋介石吞并了。

得闲且闲，
得乐且乐

董汝桂是个多才多艺的人，就在关押中，他动手做了一副象棋，一副纸牌，成为战俘们消磨大好时光的用具。他的京胡拉得极好，而且能自拉自唱，最拿手的是唱老生，也能反串青衣、花旦。因此，他能自拉自唱成本大套戏。当时，解放军有关机构对战犯的管理还没有经验，也没有订出制度和改造他们的计划，所以对他们的活动并不加以限制。战俘们也乐得得过且过，除吃饭、睡觉以外，这两间屋里打牌的，下棋的，唱戏的，各行所好，倒也十分热闹。

天气逐渐转热，昆虫活动猖獗，方靖从途中带来的虱子，开始大口大口地吸吮他的血液，以至搅得他彻夜不得安眠。他发现连鞋袜里也爬满了虱子，才感到非认真“清剿”不可了。于是坐在太阳下认真地捉虱子。

米文和凑到方靖跟前，看见方靖将捉到的虱子掐得噼啪作响，竟兴致勃勃地坐下来，拉过方靖的棉衣一角，十分麻利地捉起来。方靖问他：“你不怕吗？”米文和将一个肥大的虱子丢进嘴里，用牙咬得噼啪作响，十分得意地说：“嗨，当兵出身的人，谁没有长过虱子！从现在起，我们开始比赛吧！”

两个国民党中将开始玩捉虱子比赛。他们是如此起劲、认真，有时为选择一块新阵地，争执得几乎把衣服扯破。

这样日复一日地捉虱子，是在如此情况下结束的：

方靖一生无所好，唯独爱听京戏，所以也颇欣赏董汝桂的清唱。但是，方靖又是个极迷信的人，他忌讳当时两出脍炙人口的戏——《霸王别姬》和《四郎探母》。过去在家里不许放这两出戏的唱片，忠勇京剧团把这两出戏列为禁戏。这天两个中将又在捉虱子，屋里董汝桂自拉自唱，忽然唱起了《四郎探母》：“杨延辉，坐宫院，自思自叹，想起了，当年事，好不惨然！我好比虎离山，受了孤单……”方靖突然掷衣而起，大喝：“老董！你成天干嚎，也不怕喊破了嗓子！”嚷罢便去向管理员要开水，把衣服泡在盆里，用开水浇烫。米文和看着十分惋惜地说：“唉！你这样一来，又少了一件可十的有趣之事！”

实际上他们并非真的无事可做，尽管社会部的管理人员没有把他们组织起来，但是学习的书报还是按时发给他们的。管

理员也曾劝他们认真学习讨论。他们当着管理员的面唯唯喏喏，管理员一转身，他们便将书报弃于一旁，嘴里还不干不净地骂些粗话。

但是方靖也曾被触动过。

管理人员似乎看出在这一小撮战俘中，无形中方靖是个“头子”。因为他是“嫡系”将领，受到“杂牌”将领习惯性的尊敬。管理员便找方靖谈话，向他指出：“你跟他们不同。你是蒋介石亲信中的最亲信，嫡系中的最嫡系，所以你比他们更顽固！就拿你的顶头上司宋希濂来讲，现在各战场的国民党军队都不怎么抵抗了，他还在拼命作垂死挣扎！这就是你们这些蒋介石的亲信、嫡系的顽固性。现在给你们很好的机会，让你们学习，改造思想，你却带头消极抵抗！将来强迫改造，那痛苦就大了。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方靖对于这一善意的批评并不接受，却对被视作“重点”而惶惶不安。他不明白，自己的历史情况，管理人员怎么会知道？他暗想：就算我认真学习改造了，你们能把过去的账一笔勾销吗？既然迟早要算总账，我又何不得闲且闲，得乐且乐呢？